

你不必一生住在湖边

□ 项丽敏

因为工作的关系,我在太平湖居住了20多年。

起初住在一个叫白鹭洲的岛上,那时我还很年轻,20出头,并不觉得住在四面临水的岛上是一件美妙的事,也很难欣赏周围的风光。

日本画家东山魁夷曾说过一句话:风景即心境。这句话我是过了许多年后才领悟的。一个内心浮躁,不安宁,对未来的去向、明天的生活都很迷惘的人,即便身处景区也难以看见和享受到风景。

不过,现在回想起来,即便那时我对风景的感受力很迟钝,给我内心以慰藉和安抚的,仍然是太平湖的四季晨昏之美。

最喜欢夏天,在别人还没有起床的时候,我就起来了,拿一件救生衣套在身上,奔向湖边。我是不会游泳的,但我喜欢在日出时浸在湖水里的感觉,日光铺满湖面,宁静又辉煌,四周的山使我有被环抱的安稳感,身体浮在水里,轻盈自由,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条鱼,这整片水域仿佛都是我的。

我也喜欢湖边的日落时分。有几年,因为修筑太平湖大桥,太平湖的水位非常低,大片湖滩裸露出来,就像一个人光着脊背俯卧在那里,有着很好看的曲线,夕阳照在上面,迷人的金黄色。

每天黄昏我都会走进这片湖滩,像一个漫游者,我的手里拿着一本书和一只随身听,在离湖水最近的一块石头上坐下,看落日,看夕阳的光芒在湖面跳动,看晚霞在湖水中浸染,半湖瑟瑟半湖红。

很多年后,当别人问起我,太平湖有什么可看的风景,它的特点是什么?我会说,当你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,在太平湖停留一天半天,是很难感受太平湖之美的,因为太平湖不是园林式,不是——也不应该是一座哗众取宠的水上乐园。太平湖的山水是静的,静中又有着灵动,看似没有变化,甚至单调。而其实,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,它的变化是季候、天气、时间赋予的,晨与昏、晴与雨、冬与夏、春与秋、今天与明天、午前与午后,都有着不一样的色调和韵味。

美国作家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对湖水的颜色有过细致的描述,仅仅一个绿色,他就用了淡绿、黛绿、碧绿、鲜绿、深绿来分别。这是只有住在湖边,与湖朝夕相处的人才能感受的。太平湖也是如此,湖水颜色丰富多变,仅仅一个日出的过程,就有数十种颜色的转换,同时转换的还有远近的山色、天色。

太平湖离仙境这个词最近的时候是雨后,云雾如瀑布般从山谷汹涌而出,被风推着,缭绕山间,光从云隙中射下,如同金扇倒悬,半山入湖水,半山青天外。

冬天清晨的湖也是世外仙境,湖面乳雾袅袅,酷似身姿婀娜的白衣仙子在凌波起舞,直到阳光变得强烈时才悄然隐去。雪后的湖就更不必说了,那是童话中才有的场景,也是古画和唐诗中才能见着的场景。

即使在盛夏电闪雷鸣的时候,这湖也有着非凡的美,天空的铅云密布,压在湖面,闪电不时裂开云层,直击湖心,湖水一反平时的温婉宁静,白浪翻滚,似众神正在湖上展开惊心动魄的激战。

坦白说,我在湖边生活的前10年并没有真正用心去感受这湖,即便在每天的黄昏时分都赴约般奔向湖边,目送落日,在心里感叹着时光之美,湖之美,我依然是忧伤的,孤寂的,渴望着离开。这忧伤有一部分正是湖的美在我内心的投射——光阴如此美好,如同一首能让人燃烧起来的诗,却难以挽留,并且无法与人分享,这就是孤寂与忧伤的原因。

真正有意识的、近距离的、无时无刻不在的感受太平湖之美是在开始写作之后,准确地说是开始写作《临湖:太平湖摄影手记》这本书的时候。

写这本书之前我买了一只卡片相机,索尼牌的,价格是我当时3个月的工资。有了这只相机后,我就如同有了另一双眼睛,这是一双对万物都抱着新奇和探究的眼睛,是在早已习惯了的环境和事物中发现细节之美的眼睛。有了这双眼睛后,我仿佛开始了全新的生命之旅,我成了身居其中的太平湖最忠实的记录者,每天清晨,太阳出山之前,我会带着相机走到湖边去,以宗教徒般虔诚的心境迎接日出,用相机拍下日出时分的湖面、山色、天空,以及湖滩上的野草野花,露珠昆虫。

我每天都在湖边漫步、观察、拍摄,下雨下雪天也不间断,回到宿舍后,把观察和感受到的细节写下来,和图片一起发到博客里。很快,图片和文字引来了它们的读者,或者说引来了与我分享的同类。

我仍然是一个人居住在湖边,表面上看,生活并没有改变,但我的内心慢慢变得安稳下来,宁静下来,我不再渴望离开太平湖,而是希望能像一棵树那样,在湖边扎下根,静静地感受四季,静静地生长。

《临湖》这本书写了一年多,写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我脱胎换骨的过程,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有这样的经历:写一本书的同时也在经历着重生,当这本书写出来后,写作者已完全不同于从前——对自己,对身边人,对身处的环境,对一草一木的认知都不同于从前,内心感到新生的愉悦,变得自信、从容,豁然开朗,知道真正需要的生活是怎样的。

读过《临湖》这本书的人,都说我的文字有灵性,能让人安静下来,我想这灵性和安静正是太平湖赋予的,一个在湖边生活久了的人,眉宇间,谈吐间,都是有静气的。

现在,如果有人问我,太平湖有什么样的风景,我会说,太平湖的风景就是流动,而这流动又在静中,云的流动、水的流动、山色光影的流动、四季晨昏的流动,都在静中。

太平湖的风景之美如同中国山水画的禅意之美,极简,又极丰富,内蕴深厚,是一个人性灵的写照。这湖如同一面镜子,观者有着怎样的性灵,内心有着怎样的深度,就能在湖中看到什么。

一个人不必一生住在湖边,也不必像我这样,十几年、20年住在湖边。当然,如果愿意,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

一个人只要在他感觉需要与自己的内心相处,与大自然相处,像一个孩子或者说像一个小动物那样,体验被万物接纳和包容的生活时,就可以在湖边居住一段时间,用湖水清洗身体,用散发着植物芳香的空气清洗肺腑,用天籁之音清洗耳朵,用寂静星光清洗眼睛。

耳清目明后,再背上行囊,去要去的地方。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)

行走大别山

□ 沈俊峰

人,说起移民的故事,也能将当年的艰辛还原在我的眼前。他们当年背井离乡所遭受的艰辛困苦,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的近乎无偿的奉献,让人有一种久违的感动。问一个老大娘,当年为什么一说让移民立马就搬迁移民了呢?老大娘说,毛主席让我们移我们就移了。

那天早饭后,继续去农家采访。农家多居鲜花岭街,街建在斜坡上,此时天下大雨,流水无声地奔涌,深能覆脚。从一户人家出来,我只好立在屋檐下,等雨变小。山山的特点,涨得快,消得也快。但是,此刻的雨却没有停歇的意思,像憋足了劲,一口气要将酷暑彻底驱赶似的。最终还是等不及,拣水浅处,上了停在街对面的车,两只鞋在欢蹦乱跳中弄得透湿。

街下,就是青山绿水。水被近处的山遮挡着,不宽阔,却深沉,源远流长。转过眼前的山,水变得辽阔起来。从地图上看,那一片盘根错节在山间的蓝色水域,特别显眼。这就是著名的响洪甸水库。

乘快艇飞驰,去寻找、打捞当年的旧时光。水像一面镜子,在狭长的山弯,照绿了自己。到了那片辽阔水域,大水又照蓝了自己。伸手掬一把,清爽的纯净。看着眼前漫山遍野的大水,想象着那巍然屹立的水库大坝,恰如一把钢筋水泥浇筑的巨锁,牢牢锁住了这群山之间的大水,蓄放自如,调节淮河水位,旱涝无惧,就此驯服了曾经泛滥任性的淮河。真是一坝当关,万水莫开啊。耳边便传来当年千军万马修建水库的号子声、马嘶声、汽车的马达声,还有风吹山野的猎猎涛声。

当年参与修建响洪甸水库的甘姓老

人,已经94岁了,得知我去采访,早早就在小区附近的凉亭里坐等。他的思维仍然敏捷,话语仍然清晰,让人感叹这养人的明山丽水。

这样身心融入大山阔水的采访,面对面听山民聊天谈心,真像是沙里淘金,那些令人难忘的故事总会在不经意间绽放在记忆的深处。那些留下许多空白的叙述,让我的想象扩充了历史的缝隙,像秋野的玉米棒子,呈现出立体而饱满的可爱。我相信,双脚能丈量出精彩的文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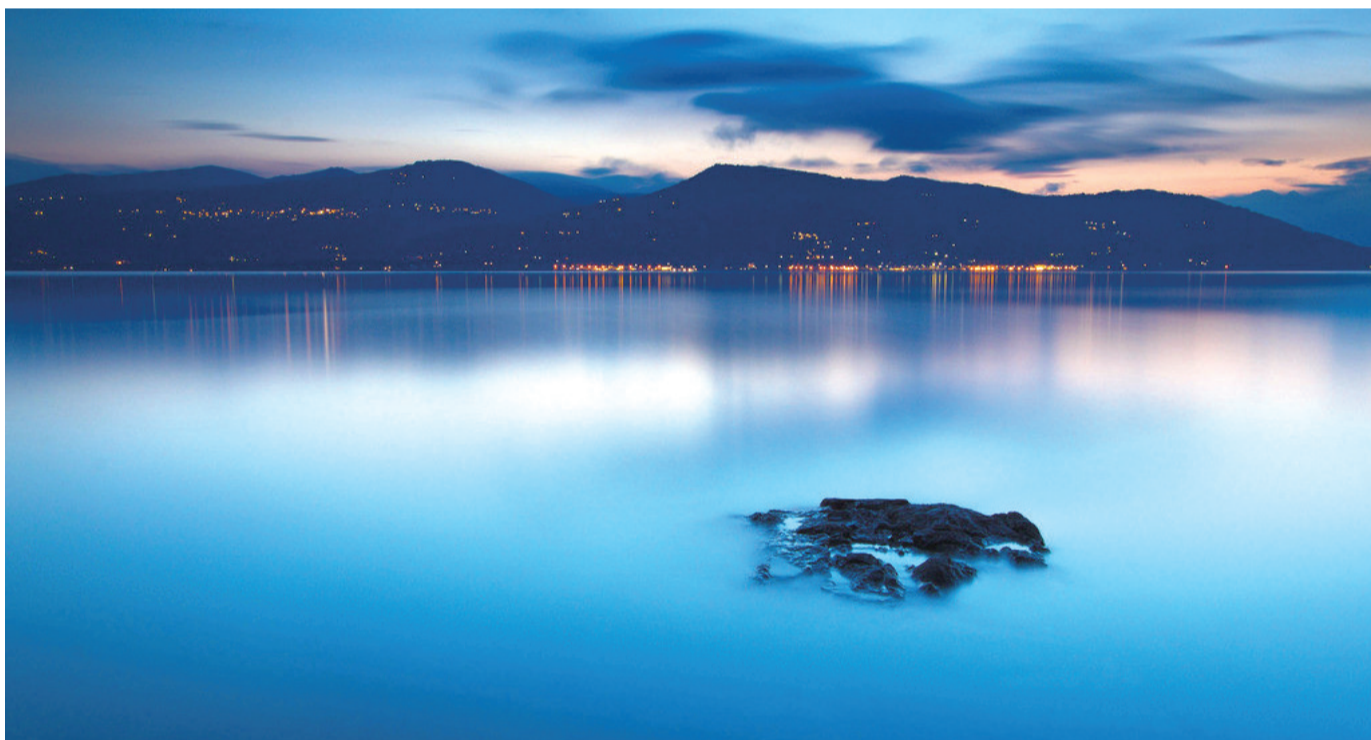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曾经多灾多难、贫穷落后的大别山革命老区,早已换了新颜。这青山包裹的绿水,成了下游人民生活用水的源头,一切讲究环保。这里是名茶六安瓜片的核心产区,镇里有名优茶基地2万亩,茶叶专业合作社130多家,齐山牌六安瓜片曾在中国芜湖(国际)茶博会上获“茶王”称号。当地农民依靠茶和水,绝大多数走上了富裕之路。

这片崇山峻岭,战争年代冲杀过千军万马,现在却装着千水万水。

桂花村有一棵1200多年的桂花树,是亚洲桂花王。这棵树,千年沧桑尽收眼底,遑论百年的风云变幻?去年冬天的一个后半夜,大雪压断了桂花王精壮的一枝,削去了树冠的三分之一,但是那树冠仍然遮云蔽日,蓬勃散开,八九根毛竹竖在地上,支撑着她旁逸斜出的苍老枝干。年年花香,今又花香。

我的故事,将聚在这棵桂花王的身边,彩蝶翩翩翩翩舞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)



幸福的「我们」

□ 汪彤

我早听说闫警官的性子急躁。可是每次遇到闫警官大队上的民警,他们总用这样的口气说闫警官:我们闫警官如何如何;我们闫警官怎么怎么;我们闫警官今天在支部会上为这事,还冲我发了一顿火,把我批评得……

受批评还“我们……闫警官”,我马上嗤之以鼻,脸上却并不表现出来。我纳闷:只要是闫警官队上的同事,不管是年轻不更事的,还是即将退休的老前辈,他们似乎都被闫警官洗过脑,说起他,好像是家里的一口人,嘴上总离不开:我们,我们闫警官。

民警这样“暧昧”的称呼“我们”就算了,闫警官作为大队的党支部书记,队上也就十二三个民警,可是几百号服刑人员统一口径,无论是家里人接见,还是检察院调查案子,开口闭口都是“我们闫警官”。这让做监狱理论研究工作的我,心里常常纳闷,除了理论研究,我也想“研究”一下闫警官为何这么受民警和服刑人员的喜欢和爱戴。

那天,恰巧去闫警官的大队开狱情分析会,一进车间,广播里正放着阎维文唱母亲的歌:“你爱吃的三鲜馅,有人给你包;你委屈的泪花,有人给你擦……”车间里满眼绿意,服刑人员习艺工作台上,整整齐齐摆放着一盆盆绿色的花草,每个人只要一抬头,眼里便是绿叶和各色的鲜花。身边陪同的民警小张,看到我赞赏的样子,乐呵呵地解释:“我们闫警官说,要把我们监狱打造成以绿色、环保、希望为主题的文化监区……”他的话没说完,旁边的民警小马急不可耐地插嘴说:“让每一个服刑人员养一盆花,让他们从一颗种子的发芽开始观察,让他们天天在希望中生活,最后看到开花的幸福,这是我们闫警官说的……”

我心里想:“又是我们闫警官”。推开监区会议室的门,闫警官正在给病犯家属打电话,他并没有因我是机关来的女同志而热情地招呼我,他黑胖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,他的声音从来都是又亮又高,有时觉得耳膜被震得难受。他对服刑人员家属说:“吴亮最近转变很大,他认识到自己对家人犯下的过错,你们要多关心他,尽快来看一趟他,他的身体很好,就是心病……你们家里人来了,给他个态度,他的病很快就好了。你们放心,只要他精神上恢复健康,三五年的改造,我给你们保证他出去一定会成为一名守

法公民,喂……喂!”

闫警官的话还没说完,家属那边的电话已经挂了。他每天就这样苦口婆心,找服刑人员谈话,教育服刑人员好好改造;找家属谈话,多关心服刑人员,帮助改造,“教育改造”和“改造教育”是闫警官头上悬着的一把宝剑,这两把剑,一柄向内,督促自己;一柄向外,扫平一切教育改造罪犯的难题。

闫警官放下电话,转头对内勤说:“会议推迟10分钟,我给贾亮的妻子打个电话,这女人为养活两个孩子,白天晚上打三份工,就下午2点到3点有时间。”他又用铜铃一样的眼睛看了一下我,算是打了招呼。

“喂,贾亮的妻子吗?我是闫警官,你的离婚起诉书我收到了,我的意思是,这个婚咱们能不能不离,你看贾亮以后的表现,行不行……”

终于闫警官在10分钟之内挂了电话,他却低头随手写了一张便条,递给内勤小刘:“今天下午就把便条送到社保局去……”原来局长是闫警官大学同学,他给服刑人员贾亮的妻子找了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,贾亮的妻子答应暂时不离婚。

“贾亮已经割腕自杀过一次,不能再让他受刺激,今天的犯情分析会,咱们先说转化贾亮这个危险犯的事。谁攻坚,大家表态……”

闫警官的话音刚落,七八个同事都举手,大家争着抢着要啃下这块难啃的“骨头”。

我默默地坐着,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怎么可能呢?在其他大队上,攻坚危险犯可都是推诿扯皮的事情。

我在监狱也是小有名气的才女,可是闫警官每次见了我都黑着脸,从来不苟言笑。但有一天,他却破天荒到我办公室找我:“小汪,今天我收到一封信,你看看。”闫警官掏出一支烟点烟。

我打开信,一张纸上,恭恭敬敬用小楷毛笔抄着260字的《心经》。

我抬头看闫警官,他泛黑的脸上有些红润,他溜圆的眼睛微微眯起,带着笑意欣赏着这幅作品。他依旧是我那习惯的大嗓门,声音却略显得有些甜腻:“这是去年释放的一名服刑人员。他因和邻居发生口角,一铁锹把人打死了,被判了个死缓。他是个文盲,30岁进监狱,我们给他教文化,教写字。没想到

这家伙虽然是个文盲,却一学就会,写一首好字。练了十几年书法,天天抄各种经书。去年出狱了,给各个寺庙抄经,也能养活自己了。”

我细看警官,他脸上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。他的表情让我想起孔子的一句话:“君子有三变: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,听其言也厉。”意思是君子会使人感到有三种变化:远远望去庄严可畏,接近他时却温和可亲,听他说话则严厉不苟。

我正望着《心经》思想抛锚,闫警官却恳切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:“小汪啊,我想麻烦你一件事。”

“你说,你说,闫警官。”

闫警官说:“我想请你写一个‘服刑人员出狱帮教倡议书’发在晚报上,我们队上的服刑人员,个个都身怀技能,希望有厂家能够提前联系他们,出狱后他们也可以自食其力了……”

我写好的倡议书很快就在晚报上刊登了,我把报纸叠好,打电话叫来了闫警官的内勤小刘。我把报纸递给了小刘,又郑重地把闫警官送给我的《心经》也一起交给了小刘:“把这个给闫警官,你就说,这是他的幸福记忆,我不能替他保存。”

小刘显得有些为难:“汪警官,你就收下吧,这是我们闫警官的心意,他知道,你们才女就爱这个。”小刘又絮絮叨叨地说:“我们闫警官经常夸你,说干咱们监狱警察的,要有信仰,才能不患得患失,站稳立场,才能抗压压力,把工作干好。”

“哎呀,小刘,这话是闫警官夸我的吗?这不是那天犯情分析会上,你们闫警官的发言吗?你怎么尽捡好听的全给我……”我笑着打断小刘。可小刘的话匣子似乎和他们闫警官一样长,他又说:“我们闫警官平时教育我们:‘一把钥匙开一把锁,话总要说到人心里坎里去……’处理问题要一碗水端平……”小刘把闫警官的话当圣经背了。我连忙笑着把小刘推出门:“你们闫警官就是个神,我算是服了。你告诉他,我心领了,以后有要写的,还来找我。”

我突然觉得这个“我们”真的意味深长。我突然也更理解了监区的民警和服刑人员,为何嘴上总是挂着“我们闫警官”。说“我们”时,人们从心底里溢出来的是幸福的感觉……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)